外交评论　2025 年 第 3 期
DOI:10.13569/j.cnki.far.2025.03.057

为世界提供确定性：平等有序多极化与国际秩序新愿景建构

王秋怡

摘　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革，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发展减速，全球治理遭遇挑战，国际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身处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渐衰败和多极化趋势不断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平等有序多极化作为一种国际秩序新愿景应运而生。在这一国际秩序构想中，平等是平等有序多极化的基础、有序是平等有序多极化的保障。平等有序多极化国际秩序新愿景以多极均势为权力基础，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制度依托，以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理念为观念支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治理机制，旨在为世界发展提供一种确定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平等有序多极化秩序构想将处于生成和发展之中，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原则，不断强化国际法的基础性地位，持续巩固以联合国系统为核心的多边制度体系，切实贯彻“真正的多边主义”精神与原则，以及大力推动“全球南方”群体的持续和均衡发展，方能抵制和反击少数大国的霸权、霸道和霸凌行径，推动平等有序多极化国际秩序愿景稳步取得新进展，从而维护和拓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关键词　平等有序多极化　国际秩序　多边主义　联合国　“全球南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王秋怡，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037）。

**　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实践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24MZD02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引　　言

当前，伴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在广度和深度层面不断延伸和拓展。在这一历史性变革图景中，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演变，体系内主要大国力量对比更趋于均衡，“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也推动世界向和平与发展的大方向前进，在部分领域，世界多极化趋势更趋明朗。与此同时，国际和平与发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强。例如，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区性冲突延宕外溢，叙利亚局势突变，地区秩序失衡局面延续，各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有所增多。此外，全球发展进程受挫，“泛安全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加剧，全球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曲折前行，治理失衡、治理滞后的不足进一步凸显。作为体系内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对国际规则选择性适用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危机，变革国际治理体系、建立和完善新的国际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需求。

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面对动荡加剧、变革加速的新国际局势，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①] 这一主张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新思路和新定位，也为国际社会走向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秩序愿景。总体而言，二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国际秩序是大国间及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较量的结果，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这一秩序的重要特征。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崩溃也并未终结美国的霸权主义，美国反而变本加厉，借助超强的实力优势对外发动了一系列颠覆主权国家政权的干预性战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公正、不安全、不平等的旧国际秩序依然得以延续。当下，国际秩序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旧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断遭遇危机，新的国际秩序虽初现端倪，但尚未成型，仍处于不断生成和发展之中。作为国际秩序新愿景的“平等有序多极化”构想，与旧的国际秩序有着本质不同。它以多极均势为权力基础，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制度依托，以协商一

①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 1 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致、求同存异理念为支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治理机制，满足了新的国际形势发展要求，契合当前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本文将倡导“平等有序多极化”理解为一种国际秩序建构的新愿景，尝试对这一新型国际秩序构想的基本概念、主要内涵、基本特征、建构路径等进行学理性阐释。全篇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论述：首先，从一般层面归纳总结国际秩序的定义、构成要素和特征；其次，具体分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深层次危机以及世界多极化演进趋势的主要表现；再次，在考察平等有序多极化的概念、内涵基础之上，详细探讨平等有序多极化作为一种国际秩序愿景的权力基础、制度依托、观念支撑和治理机制；最后，重点讨论平等有序多极化作为国际秩序新愿景的未来建构路径。

一、国际秩序的定义、构成要素及其特征

毋庸置疑，若要阐释平等有序多极化作为国际秩序新愿景的构建问题，需要先从国际秩序这一概念着手，通过对其定义、构成要素及其特征的深入分析，为探讨平等有序多极化的内涵及未来建构路径奠定学理基础。

（一）国际秩序的定义

关于国际秩序的定义纷繁复杂、缺乏一致共识，整体而言，学界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取向：一类是强调国际秩序作为某种确定性的实体。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将国际秩序视为“帮助管理成员国之间互动的国际制度的有序集合”。[①] 约翰·伊肯伯里将国际秩序理解为国家间的一种“治理安排”，而“这些安排主要是由规则、原则和制度构成”。[②] 门洪华则认为“国际秩序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它由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又体现并导致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③] 另一类强调国际秩序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或形态。如赫德利·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一书中，便将国际秩序定义为“维持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一种行为

①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p. 9.

②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5.

③ 门洪华：《东亚秩序论：地区变动、力量博弈与中国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模式”。[①] 阎学通将国际秩序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处理冲突的状态”。[②] 陶坚也认为，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参与国际活动的主体所遵循的规则，保障这些规则实施所需要的机制，以及这些规则和机制所决定的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③] 刘丰则将国际秩序定义为“国际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者对彼此及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和交往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管理和约束，从而达成的或默契或明确的安排”。[④]

根据以上学者们关于国际秩序不同的理解，本文尝试将国际秩序定义为在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通常指大国），在特定权力格局下根据一定制度、规范、规则所形成的调节彼此关系和世界运行的互动状态的总和。虽然国际秩序不局限于规制主权国家间关系，但这种秩序状态与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导致的国际结果密切相关。

（二）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

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也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双要素、三要素及多要素构成等几种说法。典型的有国际秩序双要素构成说，如基辛格认为，国际秩序“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采取行为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⑤] 国际秩序三要素构成说的代表人物有阎学通、刘丰和唐世平等学者。阎学通认为，国际秩序包括“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三个构成要素。[⑥] 刘丰则认为“国际秩序包括实力对比、利益协调和制度安排三个要素”。[⑦] 唐世平进一步认为“作为全球治理关键组成部分的规则或制度，与秩序覆盖范围和权力相对分配情况，共同构成国际秩序的三个维度”。[⑧] 而就秩序的多要素构成而言，甚至有相关学者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

①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8 页。

②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 年第 1 期，第 13 页。

③ 王赓武、魏玲、巴里·布赞等：《国际秩序的构建：历史、现在和未来》，《外交评论》，2015 年第 6 期，第 41 页。

④ 刘丰：《国际秩序的定义与类型化辨析》，《世界政治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110 页。

⑤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华、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XVIII 页。

⑥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第 1 页。

⑦ 刘丰：《联盟与国际秩序》，《当代美国评论》，2019 年第 1 期，第 6 页。

⑧ 唐世平：《国际秩序的未来》，《国际观察》，2019 年第 2 期，第 38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总结出数十个之多，除上述提到的要素外，还包括文明、道德、决策程序等。[①] 当然，过于繁杂的秩序构成要素并不能帮助我们充分理解国际秩序的概念和内涵，因此，综合以上有关国际秩序不同要素构成的看法，本文认为，国际秩序的核心构成要素包括主要行为体的权力分配以及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规则）的总体分布。其中，国际规则是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准则，受主要行为体权力分配的影响，国际制度是确保行为体遵守国际规则的制度性安排，国际规范和理念则是规制和建构主要行为体行为取向的观念要素。

（三）国际秩序的特点

国际秩序的特点大致可概括为合法性、稳定性、可预测性与合作性。具体而言，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强调国际社会对某种国际结构、规则或行为模式的普遍认同和接受。这种合法性通常基于国际法、国际组织的决策、广泛认可的国际规范和原则，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意味着塑造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体之间互动的规则、规范和权力结构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基本稳定，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崩溃。国际秩序的可预测性建立于稳定性基础之上，国际秩序只有在长期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高度的可预测性。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秩序行为体在国际秩序中的互动是可预测的。行为体之间无序的互动意味着秩序的缺失，只有当它们的互动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时才能说存在着某种秩序。”[②] 国际秩序的可预测性对于塑造国与国之间的互动非常重要。需要指出的是，秩序的可预测性并不是确然性而是概率性的，国际秩序的稳定存在“提供了关于他国行为方向的指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可以完全确定另一国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因此，这种预测仅仅只是一国对“另一国在某种环境下采取某几种行为的概率分布意义上的认识”。[③] 国际秩序的合作性则指的是行为体在某种秩序之下开展合作的程度。客观而言，任何类型的国际秩序要想长期维系，主要大国之间必须保持某种最小程度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国际秩序在理论上“可以存在多种有序状态，它们可以分别对应不同的合作水平”，而“不同的合作水平会给各国的命运和利益带来明显不同的结果”。[④]

① 具体可参考《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7 期专题研讨部分内容，参见《国际秩序的历史、现状及其转型》，《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7 期。

② 游启明：《国际秩序的“正义赤字”与中国对策》，《国际展望》，2023 年第 6 期，第 64 页。

③ 周方银：《国际安全秩序的稳定性与变迁》，《世界政治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114 页。

④ 同上。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演进

20 世纪以来，现代国际体系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国际秩序，每个秩序都反映了特定时期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整体特征。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实力基础上确立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体系。该秩序虽然试图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当列强间力量对比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时，一些大国要求基于新的力量基础重新分配利益的紧张冲突最终导致了该体系的崩溃。

而雅尔塔秩序的确立，反映了二战期间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与和平原则，为维护战后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亦实现了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的和平共处，但该秩序也具有明显的强权政治色彩，损害了一些国家的主权利益。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雅尔塔秩序所构想的蓝图并没有充分实现，美苏冷战对峙更弱化了雅尔塔秩序所许诺的和平效应，局部冲突和地区战争时有发生。

自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政治格局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自冷战结束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本质上是一种以美国超强国家实力为主导、以西方国内规则为基础、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单极霸权秩序。近年来，该秩序不断遭遇挑战，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霸权国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远不如前，秩序内部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具体而言，“从内部来看，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全球民主扩展战略处处碰壁，美国在同盟体系内部的领导力下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到普遍的质疑。从外部来看，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日益失灵，特别是国际安全机制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主导，缺乏基本的公正、信誉和包容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到了新兴大国的有力挑战。”[①] 虽然“简单地认定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终结，并不能深刻反映当今的世界，用终结的方式也并不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②] 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内外挑战、不断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客观上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也为平等有序多极化国际秩序新愿景的提出创造了契机。

① 张建新、董雅娜：《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国际观察》，2022 年第 6 期，第 23 页。
② 张蕴岭：《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终结了吗》，《世界知识》，2019 年第 18 期，第 72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具体而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下文将分别加以展开。

（一）国际社会的失序

当前，“国际秩序已进入一个不稳定的变化期，国际社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不安心理显著增加，国际失序状态日益加重。”[①] 国际社会的失序突出体现在大国竞争加剧、世界局势持续动荡、世界经济艰难前行、全球治理深陷困境等不同方面。这种失序状态在中长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全球秩序的重塑进入关键时期。

从政治角度看，大国博弈态势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破坏国际秩序基础，造成世界持续动荡。苏联解体后，冷战时期确立的两极格局落下帷幕，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然而美国独霸世界的“单极时刻”只是昙花一现，随着美国国力相对衰落和冷战后其对国际秩序的持续破坏，美国在自由国际秩序中的主导权已变得难以为继。当下，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俄关系裂痕加深，美欧分歧不断凸显，国际体系内主要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日益困难，全球大国博弈的广度和烈度日益上升，严重侵蚀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基。2022 年 10 月，拜登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便提出“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主要大国间正在进行着一场竞争”的论断。[②] 与此同时，美国不惜破坏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肆意推行单边主义，强化军事同盟体系，挥舞制裁大棒，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妄图用阵营化对抗、经济制裁等冷战手段在大国竞争中获取优势，这些举措更加强化了大国间的对抗氛围，造成了国际局势的持续动荡。例如，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大搞北约亚太化，强化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也加强美日、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并拉拢东盟，试图构建亚洲版北约。此外，美国还与英国、澳大利亚组建奥库斯（AUKUS）集团并不断扩员，推动“印太战略”的机制化、集团化。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英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政府资产、俄罗斯的众多经济领域以及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实体，实施了持续升级的贸易限制和金融制裁。与此同时，美国还不遗余力地使用武力威慑、关税战、经济制裁、投资限制、高技术产品限购等手段打压中国。美国企图削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武器化，持续升级单边制裁措施，频繁对华实施歧视性措施，不断提高关税壁垒，给全

① 阎德学：《国际失序与全球安全治理》，《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34 页。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球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严峻挑战，是不折不扣的“多边贸易体制破坏者”“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实施者”“产业政策双重标准操纵者”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扰乱者”。[①] 美国的单边霸凌和霸道行径扰乱了全球的稳定与和平，破坏了大国合作的基础，而大国竞争的加剧，不但展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序状态，也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旧秩序的危机。

在大国竞争图景之外，从全球角度来看，地缘政治竞争和地区冲突加剧，不断危及自由秩序的和平基础。当下，持续数年的乌克兰危机延宕不决，“巴以冲突的持续和扩散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区域性冲突，增加了中东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并对全球能源市场和国际安全产生潜在影响。”[②] 在广阔的非洲大陆，由于内部发展失速和国际格局变化压力的挤压，地区动荡风险长期居高不下，部分国家的内部冲突时而外溢，而“军事政变回潮导致政局动荡、恐怖主义扩散等一系列挑战”[③] 凸显，维护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任务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此外，近期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也出现了持续的武装冲突，如缅甸内战正酣、印巴隔空交火等。总体而言，随着美国霸权实力的衰退、单方面挑起大国竞争、大国博弈态势的持续加剧，全球安全形势呈现明显的动荡和不安局面，诸多地区陷入新一轮冲突和不稳定态势之中，当前国际秩序的和平根基遭到严重侵蚀。

从经济角度看，全球经济不稳定性加剧、经济全球化进程倒退、经济发展动能减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增长疲软、核心通胀居高不下和金融脆弱性上升等系列风险，全球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④] 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增长势头不稳。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已从“三低一高”的特征，即低通胀、低利率、相对的中低增长和高政府债务转向“三高一低”，即高通胀、高利率、高政府债务和低增长。[⑤] 此外，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持续失衡。“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

① 《美国履行世贸组织规则义务情况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2024年9月，第4页，https://sms.mofcom.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676898164/attach/20249/b1fd1cc7cae24bf78122207e161699b6.pdf。

② 王卓伦、黄泽民、罗晨：《热点问答｜新一轮巴以冲突一周年三问》，新华网，2024年10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41007/73418f17eded46908c5d69042c369f5c/c.html。

③ 张凯：《非洲地区安全问题及其治理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0期，第18页。

④ 转引自秦天弘：《世界经济在动荡中艰难前行》，经济参考网，2024年1月2日，https://www.jjckb.cn/2024-01/02/c_1310758317.htm。

⑤ 张运成：《世界经济：坐观变起，行至险地》，《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1期，第14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入陷阱’。”①

从观念角度看，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复杂交织、相互叠加，观念冲突不断。当下，新自由主义理念日渐式微，普世价值在西方国家内部越来越多地遭到质疑，美欧国内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单边主义等旧思潮泛滥，国家内部观念冲突与认同撕裂严重。此外，在冷战结束后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受阻，进一步冲击了全球合作共识。少数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大搞“友岸外包”，一时间“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在内外保守思潮推动下，美西方国家顽固僵化地维护旧有国际秩序，挑动意识形态对立，导致国际竞争、对抗、冲突观念大行其道，致使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全球化发展进程被人为割裂和破坏。

从治理角度看，全球治理深陷困境。全球治理遭遇的多重困境体现在多个层面：一是全球治理的权力困境。当前主导性的国际治理体系往往由少数大国掌控，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决策进程和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致使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不足、合法性欠缺，这种权力不对称也使得全球治理难以实现公平与公正。二是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许多现有的国际治理机构和治理规则体系是在二战结束后以及冷战时期这些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在面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太空安全等新兴全球性问题时，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虽然各国普遍呼吁对国际治理机构进行改革，以增强其针对前沿问题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但实际改革进展缓慢，难以满足不断涌现的现实治理新需求。三是全球治理的文化困境。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可能导致其在全球治理中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存在分歧。例如，各国对人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看法可能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这种文化差异导致在全球治理中寻求普遍国际共识较为困难，拖累了全球治理机制有效发挥其效能。此外，许多国际机构雇员多来自美西方国家，或在这些国家接受教育，往往受西方国家社会文化观念影响很深，导致在现有治理体系中的国际官僚对非西方文化的忽视或误解，这种西方观念主导下的国际组织内部组织文化进一步削弱了现有治理体系的文化凝聚力。

① 王缉思：《全球政治趋势与我国的国家安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5 期，第 2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均衡问题严重

不容忽视的是，在冷战结束后兴起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下，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但客观上也在全球竞争中加剧了各方利益的失衡，导致全球发展的不平等、不均衡问题日益严峻，并最终反噬全球化乃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身。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均衡局面，不仅体现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鸿沟的持续扩大，也体现在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加大，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日渐扩大的技术鸿沟与资源分配不均等方面。

首先，在全球层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发展不平等、不均衡现象异常突出。有学者指出，“就程度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更为突出，并且一度成为导致全球发展失衡的最主要原因。”[①] 自 21 世纪以来，虽然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在总额和比例层面都超过了发达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经济力量得以快速提升，但两者在全球财富中占比仍然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3 年世界经济总量达到 75.5 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为 46.1 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为 29.4 万亿美元。照此计算，二者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分别为 61.1％和 38.9％。”从人均 GDP 角度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差异更加悬殊，2013 年“发达国家人均 GDP 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 8.2 倍”。[②]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统计数据，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在全球 GDP 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仅占 2 席。此外，科学技术壁垒、数字化鸿沟、基础设施匮乏等因素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落后局面，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收益分配的不公正，又巩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业已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均衡地位。

其次，发达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等、不均衡趋于扩大。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内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态势强化。随着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美国制造业外迁，美国东北部、中部传统制造业地区失业率上升，蓝领阶级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以科技、金融、医疗、能源等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主要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布局的地理变迁加剧了美国内部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民众收入差距，导致美国内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根据美联储最新数据，

① 王岩：《以中国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论坛》，2023 年第 11 期，第 90 页。

② 以上数据参见赵晋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人民日报》，2015 年 7 月 12 日，第 5 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2024 年，前 0.1％的家庭拥有美国 13.6％的国家财富，而占比 50％的底层家庭仅拥有全国财富的 2.5％。”① 另外，美国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也展现不平等，“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高收入家庭 18 岁至 24 岁青年中，82％接受高等教育，远高于低收入家庭的 45％。”② 此外，美国的人均寿命发展也体现出不平等趋势，仅以加利福尼亚州的预期寿命作为例子，收入最高和最低人群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已从 2019 年的 11.52 岁扩大到 2020 年的 14.67 岁，再到 2021 年的 15.51 岁。③ 这一系列的不平等和不均衡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分化和对立，成为美国民主衰退的根源之一，也是美国孤立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

再次，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不均衡局面日益凸显。全球发展除了存在“南北鸿沟”之外，也存在“南南差异”问题。换言之，发展中世界亦存在严重的内部分化，“当前，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似乎并不弱于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④ 有研究更将“‘全球南方’进一步细分为‘实力南方’（Power South）和‘贫穷南方’（Poor South）”。⑤ 具体而言，发展中世界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典型集合，“全球南方”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强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凸显，但仍有大量被称为“贫穷的南方”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依然在国际舞台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其与一批新兴的“实力南方”国家的差距在拉大。另外，南南发展不平等、不均衡还体现于科技水平的差异上。根据世界产权组织（WIPO）的报告，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排名全球前九位的国家中仅有中国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全球南方”国家，而只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少数“全球南方”国家被列为快速增长的“新兴高

①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in the U. S. Since 1989，”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https：//www. federalreserve. gov/releases/z1/dataviz/dfa/distribute/chart/.

② 《美国贫富分化持续恶化的事实真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3 年 2 月 24 日，https：//www. mfa. gov. 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bmdyzs_673629/xwlb_673631/202302/t20230224_11030966. shtml。

③ Hannes Schwandt et al，“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California，2015-2021，” *JAMA*，Vol. 328，No. 4，2022，https：//jamanetwork. 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2794146.

④ 钟飞腾：《“泛安全化”世界的生成与“全球南方”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25 年第 2 期，第 111 页。

⑤ 项昊宇：《“贫穷南方”不应成为失落的大多数》，环球网，2023 年 10 月 23 日，https：//opinion. huanqiu. com/article/4F3GmQFSfJ5。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科技出口国”，[①] 相比之下，其他发展中国家科技较为落后、高科技发展水平不高。此外，从“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数据也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间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巨大差异。在 2024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 133 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有一个“全球南方”国家占据了前 20 的席位，而一批新兴国家则表现良好，如印度为 39 名、泰国 41 名、越南 44 名、巴西 50 名，而在倒数 20 名的名单中，均为“全球南方”国家。[②] 由此可见，在科技创新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三）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动因

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美国一些智库和学者对此也表示认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分析文章指出，美国已不再是世界唯一的权力中心，一个多极化的未来正在到来，美国必须要在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中学会分享领导权。[③]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的研究人员 2025 年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中也表示“美国现在必须在一个多极世界中航行”。[④] 美国之所以发出要顺应多极化趋势的呼声，乃是由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呈现双重衰退。此外，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华盛顿共识”也遭遇合法性危机，美国面临着复杂且多变的国内外局势，美国国内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新的多极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1.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实力出现衰退

自二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实力，主导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伴随美国长期对外干预透支了国力，以及一批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格局中大国力量对比更趋平衡，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实力快速接近，美国霸权地位呈现相对衰落态势。美国霸权衰落首先表现为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全球经济主导能力遭到削弱，而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可以通过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指标变迁加以管窥。自冷战结束后，中国占美国 GDP 比重逐年增

① Lorena Rivera Léon et al.，“High-Tech Trade Declines Amid Global Trade Slowdown and Reconfiguring Global Value Chains in 2023，” WIPO，January 25，2024，https://www.wipo.int/en/web/global-innovation-index/w/blogs/2024/high-tech-trade.

② Soumitra Dutta et al.，eds.，*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4：Unlocking the Promise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WIPO，2024，https://www.wipo.int/web-publications/global-innovation-index-2024/assets/67729/2000%20Global%20Innovation%20Index%202024_WEB3lite.pdf.

③ Jon B. Alterman and Lily McElwee，“Newcomers Bring New Rules：Shared Leadership in a More Multipolar World，” CSIS，April 22，2024，https://www.csis.org/analysis/newcomers-bring-new-rules.

④ Matias Spektor，“Rise of the Nonaligned：Who Wins in a Multipolar World?” *Foreign Affairs*，Vol. 104，No. 1，2025，p. 4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加，中美两国 GDP 数额占世界比重已经逐渐接近，双方差距已从 1990 年的 23.74%缩小至 2020 年的 3.21%（见表-1）。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21—2023 年，以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的美国 GDP 分别为 23.68 万亿、26.01 万亿、27.72 万亿美元，而基于该方法计算的同期中国 GDP 则为 28.82 万亿、31.79 万亿和 34.66 万亿，中美两国按新方法估算的 GDP 比重则为 121.7%、122.2%及 125%。[①] 这些数据能够鲜明地反映出中美经济实力的快速接近，毫无疑问，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已不再占据完全主导的地位。

表-1　中国和美国 GDP 及占世界份额的比较（十亿美元）

年份	中国 GDP	美国 GDP	中国 GDP 占美国比重（%）	中国 GDP 占世界比重（%）	美国 GDP 占世界比重（%）
1990 年	398	5963	7	1.69	25.43
1995 年	736	7639	10	2.37	24.64
2000 年	1214	10252	12	3.7	30.29
2005 年	2308	13036	18	4.85	27.41
2010 年	6066	14992	40	9.18	22.7
2015 年	11226	18219	62	15.03	24.39
2020 年	14720	20930	70	20.51	23.72

资料来源：Serif Dilek and Irem Ayar-Dilek，“The American Hegemony Between the Rise of Neoprotectionism and Liberal Economic Order，” *Electronic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Vol. 21，No. 81，2022，p. 267. 另，中美两国 GDP 基于汇率法折算而成。

另外，美国霸权的衰落还体现为美国军事实力的耗损与相对下降。美国自建国起就开始了战争扩张之路，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利用自身军事霸权，为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武力保障，但是随着美国过度扩张，美国军力发展日渐显现疲态。首先，从内部来看，基于成本收益角度，在冷战结束后发起的一系列对外干涉战争如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受到较大损失，耗费了宝贵的国力。如在持续近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中，总计“有近 2500 名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丧生，还有包括军事服务商在内的数万人受

① “GDP，PPP（Current International $）-China，United States，” Word Bank Group，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CD?locations=CN-US.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伤，战争耗资总额超过 2 万亿美元”。[①] 2014—2023 年，美国军费支出占 GDP 比重平均为 3.4%左右，低于前 10 年的 4.38%，[②] 这表明近十年美国在军事支出上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军事力量呈现收缩态势，美国国民经济发展已经难以支撑其庞大的国防预算。其次，从外部环境来观察，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也正在被新兴大国逐渐抵消甚至局部赶超。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 2025 年曾在媒体前公开表示“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可以在短短 20 分钟内摧毁美国的所有航空母舰”。[③] 美国国防部报告也承认“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库，并大幅推进了常规武器和核武领域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的发展”。[④]

2.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

一般认为，“全球南方”是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统称。“以 199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为标志性事件，南方委员会强调南方国家需要在全球层面共同努力，‘全球南方’由此在国际关系中逐渐取代了更具等级色彩的‘第三世界’称谓。”[⑤] 尽管全球化遭遇挫折、全球经济发展势头仍在波动，但“全球治理动力源正出现转换，不断壮大的‘全球南方’在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⑥] 在冷战后不断推进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南方”已悄然实现了群体性崛起。

首先，“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意愿愈发强烈，逐步确立了自身的独立身份，建构了一定的话语优势，彰显出“全球南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回顾历史，诸多发展中国家都遭遇过被西方殖民和剥削的惨痛经

① 《美式民主败走阿富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官网，2021 年 8 月 17 日，https://www.moj.gov.cn/pub/sfbgw/jgsz/gjjwzsfbjjz/zyzsfbjjztszs/202108/t20210817_435077.html。

② 数据源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网站，参见“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SIPRI,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③ Bill Gertz, “Hegseth: Chinese Hypersonic Missiles Could Destroy U.S. Carriers in Minutes,” *The Washington Times*, April 16, 2025,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5/apr/16/pentagon-chief-believes-chinese-hypersonics-could-destroy-us-carriers.

④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ember 202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18, 2024, p. 149, https://media.defense.gov/2024/Dec/18/2003615520/-1/-1/0/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2024.PDF.

⑤ 牛海彬：《“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代世界》，2023 年第 11 期，第 22 页。

⑥ 《深观察｜“全球南方的崛起确保全球公共产品不只为西方服务”》，国际在线，2025 年 2 月 4 日，https://news.cri.cn/2025-02-04/cfe0300f-ac4d-8dfd-fe60-7ea2d14e36b8.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历，自身长期处于被动和依附的状态。“全球南方”在二战结束后相继赢得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改变了原来的依附性发展状态，越来越呈现出一定的主体性。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广泛参与“大金砖合作”机制、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经济合作平台，显著提升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整体影响力，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次，从政治角度看，“全球南方”群体逐步展现了有别于美西方的独立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例如，针对乌克兰危机，“全球南方”国家积极行动起来，携手组建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集体协商机制，共同探索从政治角度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行路径。在巴以冲突问题上，面对美西方无底线偏袒以色列的立场，“全球南方”国家积极为巴勒斯坦人民主持正义，其中，“亚非拉国家纷纷发出独立自主的声音”，并“共同努力挑战美西方的话语霸权”，[①] 成为独立于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的重要政治力量。再次，从全球治理角度看，“全球南方”是新型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在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中，在南方国家的积极推动下，各方就启动损失和损害基金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切实回应了‘全球南方’诉求，在全球气候公正方面取得了突破。”[②] 此外，2023年9月在古巴举办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也“聚焦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协调合作应对当前挑战，呼吁全面改革国际金融结构，构建更包容、协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峰会达成的《哈瓦那宣言》更“呼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推动构建更包容、协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③] 在这些议题领域中，“全球南方”国家坚定的政治、经济立场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践，都表明“全球南方”参与和塑造国际秩序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增强，主体性得到极大提升。

其次，“全球南方”整体实力增强，并在国际社会持续发挥政治经济影响力。有学者指出，“过去20年，‘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从40年前的24%增至40%以上，深刻改写

① 杜鹃、韩冰、耿鹏宇：《国际观察｜新一轮巴以冲突一周年：美西方话语体系遭重创，“南方觉醒”再掀浪潮》，环球网，2024年10月9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JlcRkQ9vDM。

② 刘朝晖：《全球治理的“南方时刻”》，新民网，2024年10月28日，https://paper.xinmin.cn/html/xmzk/2024-10-28/49/37719.html。

③ 朱婉君：《国际观察：哈瓦那峰会发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强音》，新华网，2023年9月18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4634.htm。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了世界经济版图。”[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4 年和 2025 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 2023 至 2026 年预期增长率分别达到 4.4%、4.6%、4.2%、4.2%，其中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平均保持在 5%以上，我们从数据可以看出，“全球南方”国家近年来保持着远超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势头。[②] 此外，“全球南方”的持续发展还突出体现于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扩员后的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比重达 4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38%，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35%，拥有世界 54%的粮食产量，43%的石油储量以及 52%的天然气储量，这些都超过了七国集团和欧盟。”[③]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持续崛起，增强了“东升西降”的历史大趋势，使世界呈现出新的多极化发展态势。

3. 以新自由主义为基调的“华盛顿共识”遭遇合法性危机

根据美国思想家乔姆斯基的看法，“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④] “华盛顿共识”大致包括减少通胀、推动贸易自由化、市场优先、对外开放投资、国有企业私有化等主要内容，其核心原则是信奉市场调节神话、弱化政府干预、快速推进私有化，并在贸易、投资等领域不遗余力助推自由化。[⑤]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携冷战胜利余威，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内核的“华盛顿共识”广为传播，成为国际社会主导性的发展理念，但是发展中国家依据“华盛顿共识”进行的改革实践普遍遭遇了较大挫败。例如，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依据“华盛顿共识”指导自身发展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外债激增、经济增长停滞等不利后果，而俄罗斯、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在快速私有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经济严重衰退、恶性通胀延续、社会不平等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等惨痛结果。到了新世纪后，随着信奉保守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执政后对内推

① 郭言：《携手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事业》，《经济日报》，2025 年 2 月 19 日，第 4 版。

② 《〈世界经济展望〉：政策转向，威胁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2024 年 10 月，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4/10/22/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4；《全球增长：分化与不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2025 年 1 月，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5/01/17/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5。

③ 张宇燕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年，第 5 页。

④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 页。

⑤ 李珍：《“华盛顿共识”与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5 期，第 71 页；江时学：《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国家的改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 年第 6 期，第 31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行一系列反自由主义、反建制举措，对外大打关税战、贸易战，推行“脱钩断链”等政策，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国内外也遭遇严重的挑战。整体而言，这些都表明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遭遇了严重的内外危机，“华盛顿共识”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首先，在西方阵营社会内部，“华盛顿共识”遭遇合法性危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许多西方国家内部也在经历着过去一度被认为是专属于“第三世界”的问题，如经济增长下滑、不平等加剧、治理机构失灵、国内政治共识破裂、大规模民众抗议，以及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高涨。西方国家社会内部因经济失衡、贫富差距、选举乱局、难民和种族问题不断恶化，导致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泛安全化”思潮加速兴起。对国内社会而言，这些新动向“表现为偏离所谓‘华盛顿共识’，反建制、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声音不断高涨，强化产业政策、鼓励制造回流的做法相继推出”。而对外部世界来说，其“则表现为（发达国家）对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理念的摒弃，强调以‘公平贸易’‘对等贸易’取代‘自由贸易’，大搞‘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同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化、相互依赖武器化，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重大危机”。[①] 概言之，“华盛顿共识”也并未给美欧等国带来均衡发展，反而激化了内部的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2023年，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在《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演讲中提出了“新华盛顿共识”，[②] 此举标志着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用作维系美国全球霸权的“华盛顿共识”的落幕，也预示了国际社会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向现实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回归。

其次，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也表现出诸多不满。一方面，“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拉美和中东欧地区的实践并不成功，反而给这些转型国家带来巨大的破坏性作用。例如俄罗斯专家就认为，“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为俄罗斯开出的药方阻碍了俄罗斯经济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③] 另一方面，美国借助“华盛顿共识”理念强化对发展中国家内政外交的控制也招致

① 刘世强：《世界秩序变革趋势与大国治理能力提升》，《人民论坛》，2024年第21期，第89页。

②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White House, April 27,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③ 亚历山大·内基佩罗夫：《华盛顿共识与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4期，第41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严厉批评。长期以来，美国借助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自身主导的国际组织推行“华盛顿共识”，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经济上的干预。对此，“全球南方”国家一直批评美欧等国动辄以人权高于主权、自由贸易等意识形态口号为幌子，推动相关国际组织施压和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全球南方”国家同样认为，“华盛顿共识”本质上“依旧是霸权思维和资本扩张，其后果是让世界撕裂对抗”。[①] 在此基础上，“全球南方”国家依据发展实践提出了“圣地亚哥共识”“北京共识”等结合各自的国情、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形成自我发展风格的新发展理念和模式。

三、作为国际秩序新愿景的平等有序多极化

平等有序多极化愿景适应了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时代潮流，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与内涵，其中，平等是平等有序多极化的基础，有序是平等有序多极化的保障，本文将围绕这两个核心概念，初步勾勒这一国际秩序新愿景的权力基础、制度依托、观念支撑和治理机制。

（一）平等有序多极化的内涵

在讨论平等有序多极化概念之前，我们需要考察一下极的内涵，而这一术语在古今中外有着不同的理解，对此，下文将做详细的介绍。

1. 极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极有房顶正中的大梁、屋脊的含义。[②] 而在现代汉语中，极则表示顶点、尽头，[③] 其又有“地球的南北两端”的意思。[④] 由此可见，不管是在中国古代还是现代语境，极的含义虽没有统一释义，但都蕴含着突出、显现、强大的意思。将极的概念运用于国际关系也有类似含义，如陈乐民认为，一国若要成为一“极”，“就应当与其它的‘极’在军事实力上大体相当，并以自己的份量左右国际形势的走向，否则，就不能构成一‘极’。”[⑤] 肯尼思·沃尔兹则认为“极”的定义需要“根据单元能力的分配加

① 刘鸿武：《将“三大全球倡议”转化为全球南方共识并有效落地》，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 年 12 月 30 日，https://cssn.cn/qygbx/202412/t20241230_5828367.shtml。

② 曾林：《古代汉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第 380 页。

③ 汉语大字典编纂处：《60000 词现代汉语大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22 年，第 297 页。

④ 《现代汉语辞海》编辑委员会：《现代汉语辞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 年，第 478 页。

⑤ 陈乐民：《八十年代的美苏争霸与西欧》，《西欧研究》，1984 年第 3 期，第 17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以界定”，而国家在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下述所有各项中所得的分数：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①] 还有研究者“从国家财富、技术创新和军事实力三要素的观点”出发来对“极”进行界定。[②]

尽管学界对于“极”的概念没有严格的标准和定义，倾向于认可它是一种描述性的概念，没有给出绝对的量化指标和评估标准，但结合以上关于“极”的概念研究，我们认为，“‘极’通常指的是在国际体系中具有关键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力量。”[③] 极的数量差异导致世界格局形态不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逐渐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最终形成了美苏两极对峙的政治格局。两极格局随后便出现了裂隙。“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历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第三世界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分化，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戴高乐独立自主的外交，勃兰特提出‘新东方政策’，日本经济的崛起，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等。”[④] 由此可见，多极化孕育和发展于两极之中，并受到两极格局的制约和影响。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多极格局开始萌芽。尽管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竭尽全力想要维护和强化美国实力独步全球的“单极时刻”，甚至鼓吹“单极稳定论”，[⑤] 并试图“在一个更多样、复杂和快速发展的世界里维护其领导地位”，[⑥] 但美国霸权不断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挑战。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衰落，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肆无忌惮的对外军事干预导致了严重的战略透支，国际体系中大国力量对比再度发生变化，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朗。

2. 平等有序多极化的内涵

随着一批新兴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不断提升实力，国际体系中大国实力对比逐渐从极度不均衡逐渐趋向于相对均衡，在当今世界，多极

①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9页。

② 曾勇：《“中美两极化”再思考》，《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2期，第29页。

③ 《三问世界多极化（寰宇平）》，《人民日报》，2025年2月21日，第15版。

④ 于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历史进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第17页。

⑤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 5-41.

⑥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相蓝欣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化已“是世界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①] 一般而言，所谓多极化是指“在国际社会中，在一定时期对国际关系有重要影响的几个国家和国家集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朝着形成世界多极格局发展的一种趋势”。[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极化进程如何发展，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国际社会尚未形成共识”，为了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挑战，“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契合大多数国家和各国民众的普遍诉求，为国际社会从变乱交织走向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③] 事实上，推动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就是要反对“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凭借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或利用国际旧秩序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垄断国际事务”，[④] 强调各国和各地区在经过长期发展后，都能在国际舞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整体而言，平等有序多极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第一，平等是平等有序多极化的基础。平等是推进世界多极化的核心所在，也是平等有序多极化的基础。概言之，“平等的多极化，是要体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三六九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⑤] 总体而言，平等有序多极化中的“平等”主要体现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三个主要层面。

首先，权利平等强调在国际法上各国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这表明主权国家之间是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有平等对待其他主权国家的义务，各国更要一视同仁，既不搞“双重标准”，也不戴“有色眼镜”。权利平等源于国家主权平等，《联合国宪章》早已把“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确立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该遵守的一项核心原则。此外，主权国家间的权利平等不仅包含形式上的平等，同样也包含实质上的平等。坚持形式平等原则意味着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人口多寡，不论其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在多极化进程中，各国在国际关系中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实

① 于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历史进程》，第 17 页。

② 胡宗山主编：《国际政治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10 页。

③ 《携手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寰宇平）》，《人民日报》，2024 年 3 月 26 日，第 3 版。

④ 张宇燕、徐秀军：《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求是网，2025 年 2 月 16 日，http://www.qstheory.cn/20250214/577b3f4445634448aedf76f43dbba430/c.html。

⑤ 《王毅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内涵》，新华网，2024 年 3 月 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40307/e36d004eb8924a8bbe5544f77b3f8fa8/c.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质平等则指的是各国在国际事务中不但享有法律意义上相同的权利和地位，更能够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获得大体一致的待遇。但值得指出的是，实质平等并非追求绝对平等，而是主张要承认各国的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差异，并在国际合作进程中考虑到这些差异，特别是在资源分配和责任承担方面有所区别。如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一项基本准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其中“共同”是指各国无论大小、贫富、能力强弱、技术水平高低，都对保护全球环境担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各国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努力遏制地球家园的环境恶化趋势。而“有区别”则是对共同责任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和限定，表明各国对共同责任的承担并不是平均主义式的，而应当有所区别。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和当下对地球环境造成的破坏迥异，它们对环境变化的历史责任大不相同，且现实发展需求和国家能力也有所不同，故而，发达国家应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其次，机会平等强调每个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尤其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发展权。话语权平等是指各国在议题讨论、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特定问题领域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无论其实力、地位或影响力如何，都应有相同的机会在各种国际场合参与发言和表达观点。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参与的机会上，还包括对各方观点的重视和尊重。机会平等承认并尊重国际社会成员在现实国家实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等方面存在的“自然”差异，通过在国际舞台上为弱小国家提供普遍的表达机会、增强其话语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制度设计角度纠正国家因实力强弱、幅员大小、人口多寡等客观因素带来的不平等，从而为其提供平等参与共同关心的国际事务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机会平等强调国家发展权的平等。“国家的发展权意味着国家（主要是欠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由这些主体和其他组织（如跨国公司和个人）共同构成的国际社会网络提出的赋予其正常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的要求。”[①] 发展权的核心是各国发展机会均等。对于广大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硬道理，也是平等参与多极化进程的终极保障。1974 年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将“开展国际合作以促进发展”等原则作为一般性法律原则。[②] 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发展权是一项

① 何志鹏：《发展权与欧盟的法律体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6 页。

② 杨剑主编：《国际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159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普遍和不可剥夺的权利”,[①] 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诸方面的发展。从国际层面看，发展是所有国家的权利，而非少数国家的专利，每个国家都应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一个或一些国家的发展不能以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的不发展作为代价。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平等地享有发展机会和发展红利，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分享世界发展的成果。

再次，规则平等强调每个国家都能平等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且国际社会所制定的国际规则能够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国家。一方面，规则平等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有权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应得到国际社会平等的考虑和尊重。例如，在面对美国不断发动贸易战、关税战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重塑过程中就“充分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致力于构建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经贸秩序，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②] 另一方面，确保规则平等还要求“适用国际规则应当公允、没有例外”，更“不能采取双重标准选择性适用国际法、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不能把少数国家自己的意志当成普遍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在同样问题上对不同国家适用不同规则”。[③]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④] 作为选择性遵守规则的典型案例，近年来，美国在看到一些自己曾经制订的国际规则无法满足“美国优先”的胃口时，便威胁退群、废约、撤资，把国际规则视为儿戏。美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肆意推行单边主义，不惜摧毁为各国普遍接受的规则体系，严重破坏多边合作框架，已成为当前“国际秩序最大的乱源”。[⑤]

第二，有序是平等有序多极化的保障。从历史经验来看，多极化并不一定能保证国际格局实现稳定，只有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与

---

① 《中国代表 50 多国在人权理事会呼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发展权》，《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19 日，第 3 版。

② 何茂春、续明珍：《中国方案如何重塑 21 世纪经贸规则》，中国网，2025 年 4 月 9 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5-04/09/content_117813239.shtml。

③ 《中国代表：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政府网，2022 年 4 月 29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9/content_5688034.htm。

④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564 页。

⑤ 《汪文斌：美方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才是国际秩序的最大乱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2 年 5 月 27 日，https://www.fmprc.gov.cn/sp_683685/wjbfyrlxjzh_683691/202205/t20220527_10693723.s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发展，而有序则是多极化持续平稳推进的有力保障。具体而言，平等有序多极化既要求多极化的发展状态井然有序而不是大国之间的乱斗，又要求在最终实现多极化格局的进程中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各大国应遵守约定的规则，不能搞势力范围，更不能侵害弱小国家的利益。

首先，世界多极化运行状态应当是有序的。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大国关于重大国际事务的决策应该坚持透明度原则。“透明度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信息的公开、获得信息的机会和可能、决策和决定程序的公开、决策和决定的理由公开等。”[①] 坚持透明度原则，可以推动大国建立信任、减少战略误判，从而推动各国在平等和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确保多极化平稳有序运行。坚持透明度原则能够推动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利益协调，避免对事态发展的误判。例如，新冠疫情初期，美西方一些国家未能及时公开疫情的真实数据和传播情况，导致其他大国无法准确评估风险，影响了全球应对疫情的协调与合作。这种信息发布的不透明不仅降低了大国间的信任度，弱化了国际间信息沟通，延误了国际社会对新冠疫情危机的反应，损害了各国正当利益，也加剧了疫情的扩散。二是确保涉及全球利益的国际事务决策有着有效的监督与问责机制。平稳有序的多极化需要对各大国的决策确立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当前，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机制、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宣告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汇率监测机制、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等机制，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事务的决策进行监督和问责，努力推动各国特别是大国进行负责任的决策，有助于实现更加有效和可持续的全球治理，确保多极化的有序运行。三是各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要坚持议题公正原则。议题公正是确保国际事务决策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关键所在。坚持议题公正原则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拥有足够的议题设计权，利益相关者不仅能参与国际议题的讨论和决策，还应在议题的形成和框架设定中发挥积极作用，以确保它们的需求和关切能够得到充分反映。此外，坚持议题公正原则还应强调议题设置的合法性，各国讨论和决策的议题应该符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不能损害各国的基本权利，更不能以牺牲他国利益来实现本国利益。

其次，确保多极化推进进程实现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一方面，多极化虽与大国的权力均衡息息相关，但多极化的推进“不是阵营化，更不是碎

① 王贵国：《国际法的透明度原则及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2022 年 9 月 21 日，https://cicc.court.gov.cn/html/1/218/149/164/2251.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片化、无序化，各国都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内行事，都要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合作”。[①] 多极化不等于“大国协调”，多极不是指某几个大国独断，“多极化并不是少数几个大国的特权。”[②] 不过，多极化的顺利推进也离不开各大国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强称霸曾使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大国争斗的战场，在涉及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实质性问题上，一些大国动辄投反对票，滥用否决权，导致国际体系动荡不安。而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多极趋势初现，大国间协商合作态势有所加强，联合国成为大国对话、沟通、交流的重要舞台，在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热点问题等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此外，多极化整体发展趋势也不能成为少数大国打造小圈子的理由。美国近些年来的动作则是这方面的典型。随着霸权实力衰退、多极化趋势凸显，为了增强美国相对于新兴大国的单边实力优势，美国开始“强化‘五眼联盟’、兜售‘四边机制’”，不断“拼凑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收紧双边军事同盟”，[③] 打着促进合作的旗号，打造美国主导下的各种“小圈子”集团。同时，美国还试图把各个“小圈子”进行嵌套式组合，编织一个更广泛而有层次的同盟体系，以维护美国日渐衰落的霸权。面对主要大国实力走向均衡的多极化时代，如果少数大国逆历史潮流而动，通过拼凑小圈子提升自身的相对实力优势，不但会人为加剧大国间战略竞争态势，导致推进多极化的进程中国际体系持续动荡，也会使多极化呈现无序状态，对此，国际社会需要坚决加以抵制。

另一方面，要确保迈向多极化进程是有序的。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在向多极化转变的过程中要杜绝两种倾向：一是在向多极化转变的过程中不能放任自流，要“把规则挺在第一位”。[④] 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加强，但在向多极化转变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多极格局不能是无序的状态，如果没有了规矩，昨天在餐桌边，明天就可能在菜单上。”[⑤] 因此，各国必须遵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一定的规

① 《王毅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内涵》。

② 《驻匈牙利大使龚韬在〈匈牙利新闻报〉发表署名文章〈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4年1月2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wbd_673032/wjzs/202401/t20240129_11234995.shtml。

③ 王斌、郭达、郭文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0期，第12页。

④ 《三问世界多极化（寰宇平）》。

⑤ 《王毅在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上的主旨讲话（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5年2月15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202502/t20250215_11555652.s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则框架下推动多极化进程。二是各国特别是大国在多极化进程中不能独善其身，更不能以邻为壑。在多极化推进进程中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有多个不同的、实力大体均衡的权力和权威中心，在这样的多极格局下，面对一系列重大的全球性问题，需要避免的倾向是，一些国家特别是体系大国只追求眼前利益、自身利益而无视国际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退回到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旧牢笼之中，放弃国际责任，违背多边主义精神，拒绝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多极化进程出现混乱、失序和治理失灵。“一般情况下，主要大国对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负有更大责任”，如果在多极化进程中主要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从而引发“金德尔伯格陷阱”，[①] 最终也会导致多极化走向混乱和失序。

（二）平等有序多极化作为一种国际秩序愿景

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这一过程会伴随着世界上不同力量之间的重新分化组合，也必然是一个大国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更是国际制度和观念进行深度重构的进程。因此，客观来看，平等有序多极化仍只是一种国际秩序愿景，需要各国携手并进，共同推进。

综上所述，借鉴国内外学界对多极化和国际秩序等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平等有序多极化愿景是一种以多极均势为权力基础，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国际制度，以协商一致、平等有序理念为国际观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治理机制的新国际秩序构想。它有别于旧的国际秩序，强调权力结构的多元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全球治理的公平化、经济发展的均衡化、文化价值的多样化等重要内容。

第一，平等有序多极化以多极均势作为秩序构想的权力基础。毋庸置疑，任何国际秩序的构建都与体系内大国的权力分配密切相关，平等有序多极化正是以多极均势作为权力基础。一般而言，较之单极和两极格局，多极权力体系更能维护秩序的稳定。依据多极均势理论，首先，多极均势之所以能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在于多极能够“更加有利于维持权力结构的平衡”。[②] 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国权力的不平衡发展。在两极均势中，一极如果实力过强，就会破坏两极之间的平衡，从而影响世界的战略稳

① 高飞：《中国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政府网，2018 年 1 月 7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1/07/content_5253992.htm。

② 王公龙：《国际体系的稳定、变革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第 42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定性。而在多极均势体系中，各方权力的不平衡并不一定会造成体系的不稳定。例如，在多极均势中，若有一极实力足够强大，但其他较为弱势的极则可能联合起来对抗最强者，进而形成动态的平衡，因此，多极均势可以更好维护世界的稳定和确保国际秩序的连续性。其次，多极促进秩序稳定的原因，还在于多极均势能够减少权力均衡的脆弱性。“两极结构的稳定性常常会遭到非常微小的一件事情的破坏，因此，两极结构的平衡和稳定性显得尤为脆弱。”[①] 权力的分割和联盟的变更会产生较大不确定性，从而对均势体系产生破坏性作用，而这种不确定性对多极均势的影响要远小于两极均势。典型案例就是，在 19 世纪欧洲维也纳体系中，虽然欧洲各大国力量的变化此起彼伏，但此种均势体系依然保持长期稳定，并延续了近一百年。

第二，平等有序多极化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作为秩序构想的制度依托。二战后兴起的多边主义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基石，为各国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多边合作平台。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背离多边主义精神和原则，曲解多边主义概念，采取具有等级性、工具性和排他性的‘小圈子的多边主义’（Small Circle Multilateralism）、‘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with National Priority）、‘有选择的多边主义’（Selective Multilateralism）等‘伪多边主义’（Pseudo-Multilateralism）”，[②] 破坏了地区和全球稳定，严重冲击了现存的国际秩序，实际上也阻碍了多极化趋势的顺利发展。与之不同的是，平等有序多极化需要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作为国际制度依托。“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指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核心原则，秉持开放包容、平等互利、公平正义的基本精神，以全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为指引，推动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真正的多边主义”不同于那种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伪多边主义”，也超越了传统多边主义的局限，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具体而言，平等有序多极化强调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国际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突出以联合国系统为核心的全球多边治理体系的中心地位。主张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重要实践场所”，认为世界“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因而“国际规则只能由联合国会员国共同制定，不能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

① 转引自潘忠岐：《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35 页。

② 张玉环、王文起：《“真正的多边主义”：理论意义与中国实践》，《国际观察》，2025 年第 1 期，第 7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①] 其二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赢者通吃”逻辑，[②] 主张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国际合作应建立在尊重主权、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各国应“以对话协商方式凝聚共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分歧，以合作共赢的态度促进共同发展，以面向未来的眼光解决现实问题”。[③] 其三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并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尊重国家的能力差异，在气候治理、全球卫生防控、反恐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全球公共产品的公平供给。

第三，平等有序多极化以协商一致、求同存异作为秩序构想的观念支撑。平等有序多极化以协商一致、求同存异为基本理念，确保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受益，反对单一大国主导和阵营对抗。首先，协商一致、求同存异是确保大小国家集体参与国际事务决策的核心议事规则。如同《罗伯特议事规则》所言，“拥有适合的规则很重要”，[④] 在多极化背景下，鉴于国家大小和强弱存在巨大差异、国际社会纷繁复杂、各国利益相互交错冲突，因此，各国需要一套集体决策的议事规则以确保重大和紧迫国际问题能够得到有效应对。而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理念既符合发展中国家捍卫主权平等的诉求，也适应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求，同时也确保了集体决策的公平性和包容性，有利于真正推动多极化平稳运行。其次，协商一致、求同存异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有效方法。无数国际关系实践表明国家靠武力胁迫和实力强压解决不了国际争端，在多极世界中，各国应坚持协商一致，避免冲突与对抗，充分考虑和照顾各方的合理关切，共同促进国际争端的和平有效解决。换言之，“坚持求同存异，先从分歧较小的议题入手达成共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让一个个阶段性目标累积成最终协议，显然是更切实际的解决问题办法。”[⑤] 长期以来，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理念已在气候治理等领域的争端解决中得到了成功实践，事实也证明各国能够在一些问题上搁置争议、凝聚力量，维护共同的利益。再次，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理念还蕴含着中庸的价值导向，有

① 廖凡：《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思想纵横）》，《人民日报》，2023 年 1 月 31 日，第 9 版。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3 年 9 月 26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zfbps_2279/202309/t20230926_771203.html。

③ 杜尚泽、万宇、丁林：《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5 日，第 1 版。

④ 亨利·M. 罗伯特：《罗伯特议事规则》，王海莲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2 页。

⑤ 《坚持求同存异 务实解决问题》，人民网，2019 年 10 月 12 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9/1012/c1003-31395257.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望超越国际关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自我—他者（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传统分析逻辑。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理念蕴含着深刻的中庸辩证法。“中庸辩证法注重和谐并非要否定矛盾和冲突的存在，而是认为矛盾和冲突是和谐化的过程中为求和谐出现的必要实践形态。”[①] 求同存异承认了矛盾的客观存在以及存在的方式，而协商一致则可以被理解为化解矛盾和冲突的方式。以协商一致、求同存异作为新秩序构想的观念支撑，既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和合共生的传统理念对国际关系旧有观念的超越。

第四，平等有序多极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新秩序构想的治理机制。平等有序多极化需要一个超越传统上基于主权国家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构建以整个世界作为分析单元的“世界制度”，而这特别契合中国传统的“天下”世界观。“天下观点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它意味着一种中国式的兼容普遍主义。”[②] 进一步看，“所谓‘天下’，是指一个作为政治存在的世界，它拥有普遍有效的世界制度，在这种世界制度治理之下而形成普世的和平合作。”[③] 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被视为中国“以天下为己任”[④] 、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全球愿景，较好地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强调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正如我们所一再表达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⑤] 概言之，平等有序多极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治理机制，主张超越国家利益的狭隘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具体而言，从治理角度来看，围绕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平等有序多极化愿景主要致力于实现以下治理目标：一是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政治）伙伴关系”。[⑥] 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集体决定，世界各国一律平等，大国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社会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

① 秦亚青：《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 1 期，第 18 页。

②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0 期，第 57 页。

③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18 页。

④ 周宗敏等：《万里写入胸怀间——记习近平主席三届进博会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11 日，第 1 版。

⑤ 《坚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音）——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人民日报》，2024 年 1 月 11 日，第 4 版。

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人民日报》，2023 年 9 月 27 日，第 6 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出一条“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①]的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新路径。二要“建立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②]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深化时代，各国安全是相互关联和彼此影响的。没有任何一国能凭借自身力量获得绝对安全，正所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③]为此，各国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④]三是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⑤]平等有序多极化既为广大中小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发展机遇，推动各国的普遍发展也是这一秩序愿景的主要目标之一。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⑥]所以，各国应携手“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⑦]

四、平等有序多极化国际新秩序愿景的未来建构路径

显而易见的是，平等有序多极化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不仅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重要保障。目前，平等有序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愿景仍处于初步构建阶段，未来也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国际社会从捍卫主权原则、坚持国际法基础地位、维护以联合国系统为核心的多边制度体系、推动“全球南方”群体持续性和均衡性发展等方面共同加以推进。

（一）捍卫主权原则、强化国际法基础地位、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主权原则是平等有序多极化国际新秩序愿景的基石。当前，在多极化进程稳步推进中，仍有少数国家采取霸权、霸道、霸凌等单边主义措施，不断

① 《习近平：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新华网，2021年11月22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11/22/c_1128086832.htm。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

③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④ 同上。

⑤ 吴绮敏等：《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照亮未来——写在习近平主席二〇一七年首次出访之际》，《人民日报》，2017年1月15日，第1版。

⑥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⑦ 杜尚泽等：《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1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干涉弱小国家内政、破坏其主权，危及多极秩序的稳定。为此，国际社会需要毫不动摇地捍卫主权原则，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际法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基础性地位，努力推动国际关系实现民主化。

首先，推动在国际舞台上坚决将主权平等原则落到实处。正如前文所述，主权平等原则不但是现代国际体系建立的基础，更是平等有序多极化国际新秩序愿景建构的前提。当前突出的问题是不少中小国家并没有切实享受到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和规则平等的待遇，少数大国依靠权力优势实行单边霸凌的行为仍然普遍。为此，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维护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具体而言，一是要在全球层面从法理上强化主权原则，坚决反对任何主导大国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对“全球南方”国家搞“人道主义干预”。冷战结束后，美国以保护人权为口号，通过武力入侵、颜色革命、代理人战争等手段颠覆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国家主权，不但没有推动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反而使各国政局更加动荡、内部更加分裂、民众生活更加困难，主权崩溃衍生的难民外流、恐怖主义扩散、小武器走私、人道主义灾难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冲击了地区和全球稳定，更为多极化的顺利推进蒙上了阴影。为此，“全球南方”国家应在各国际场合、各国际机构中继续强化主权原则，反对少数大国的对外人道主义干预行为。二是各国特别是新兴大国和中小国家应该联合自强，加强团结，在实践层面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强化主权平等原则不但需要从法理层面不断加以重申，还需要各国在现实外交政策层面开展合作，回击少数大国破坏国际规则、唯我独尊的霸凌行为。当前，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和美国霸权地位式微，美国战略焦虑心态加剧、在国际事务中攻击性加强。自特朗普二次执政以来，美国单边主义膨胀，不断对外掀起关税战、贸易战、签证战，严重损害了国际社会成员的主权权益。为此，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不能对美国的霸道、霸凌行为抱有幻想，更不能主动退让求和，而需要联合起来强化斗争精神，从而真正维护各自主权权益，切实推动多极化走上正轨。

概言之，为进一步推进平等有序多极化国际新秩序愿景，需要不断从法理和实践层面强化主权平等原则，各国应该“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切实推进国际关系的民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主化”。[①] 或者说，“解决国际上的事情应当由各国一起商量，世界的前途命运应当由各国共同掌握。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能在全球多极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打破一讲多极化就是少数几个大国的传统叙事。”[②]

其次，应努力强化国际法的基础地位，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持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平等有序多极化国际新秩序愿景的建构高度依赖基于联合国体系的国际法的良好运转，正所谓“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③] 中国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明确宣布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④] 这也是中国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原则“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立为我国的一种法律政策”。[⑤] 此外，“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各国交往过程中的基本遵循，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定海神针”，[⑥] 也是各国维护多极稳定的重要依据。但是在多极化稳步发展时，主要大国力量会走向均衡，这也意味着传统的霸权国不再占据绝对主导的力量优势，霸权国为了维护已经衰退的霸权，不惜频频违反国际法原则、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冲击了现有的国际秩序。例如，进入“特朗普 2.0”时期，美国政府频繁使用武力胁迫、关税大棒和经济制裁等手段，对多个国家施压，如威胁控制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等，更意图吞并加拿大，这些行径对国际关系基本原则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此，世界各国要认清形势，既要对多极化发展趋势保持乐观，又要认识到处于衰退期的霸权国的巨大破坏性能量，坚决捍卫国际法的基础性地位。具体而言，各国尤其需要高度警惕美西方提倡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说法本质上是把西方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无非“就是想把自己和少数西

① 刘卿：《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8 页。

②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应对世界重大挑战的中国方案〉——廖力强大使在〈今日埃及人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官网，2024 年 1 月 13 日，http://eg.china-embassy.gov.cn/sgxw/202401/t20240113_11223265.htm。

③ 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22 日，第 2 版。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国政府网，2021 年 6 月 11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6/11/content_5616935.htm。

⑤ 蔡从燕：《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 期，第 24—25 页。

⑥ 《高灿：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基于中国智慧与方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2022 年 12 月 12 日，http://www.ynssky.cn/xsyj/zgsd/0833003809010276384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方国家的‘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用来规锁打压别国”。[①] 换言之，其目的是“试图寻求摆脱许多现行国际法尤其普遍国际法的约束，通过制定或适用其认为有效的规则，从而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②] 如果任由“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观念和行径大行其道，必然会导致多极化进程受挫、霸权主义卷土重来。

（二）巩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制度体系、推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毋庸置疑，推动平等有序多极化国际新秩序的建构需要在联合国框架下健全和完善国际制度，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和多极化密切相关，多边主义既是推动多极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奉行多边主义也是多极化的题中之义。“联合国作为多边主义的核心，是现代多边体系的支柱，是对话、合作和采取集体行动的平台”，80 年来，“联合国一直践行多边主义原则，致力于推动各国相互合作解决复杂的全球问题。”[③] 当前，受大国竞争、美国频繁“退群”“撤资”、美欧因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兴起而减少对多边主义的支持等因素的影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制度体系面临治理效能和合法性层面的双重挑战，推动平等有序多极化的动能不足。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共识、加大投入、开展集体行动，进一步强化联合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

首先，各国应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进一步提升联合国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合法性。众所周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在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加以维护”。[④] 作为联合国的根本大法，《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如“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民族自决原则”等一系列“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⑤] 因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平等有序多极化国际新秩序建构的前提。提升联合国的能力和合法性必然要求大国和强国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不搞排他性的

① 《谢锋：美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是想损人利己，规锁他国，施行“丛林法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1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fmprc.gov.cn/wjbxw_673019/202107/t20210726_9138309.shtml。

② 蔡从燕：《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 43 页。

③ 《多边体系》，联合国官网，https://www.un.org/zh/node/225574。

④ 《携手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寰宇平）》。

⑤ 郑红婕：《〈联合国宪章〉：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遵循》，中国网，2021 年 1 月 4 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eory/2021-01/04/content_77076459.htm。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伪多边主义”，尊重联合国的权威，增加对联合国的资金投入。另外，强化联合国系统的能力和合法性还要求各国妥善处理安理会改革议题。为改变安理会“南北失衡、发达国家代表性过剩”局面，避免使其成为“大国或富国俱乐部”，国际社会需要在安理会改革进程中优先考虑“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特别是充分关注非洲大陆的合理诉求。[①] 此外，除了改善安理会组成不均衡问题之外，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也是提升联合国运转效率的重要途径。为了避免新议题增多、综合议题膨胀带来的安理会注意力分散问题，“安理会要集中精力处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紧迫问题，避免随意新增议题”，并且要“把握好提高透明和做好保密之间的平衡”。[②]

其次，在新兴议题领域强化新型国际制度设计，贯彻落实“真正的多边主义”精神，为既有多边制度体系的发展注入新动能、新理念。自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反恐、太空、深海、极地等新疆域、新议题的出现，由于既有的多边制度设计多成型于冷战时期，尚缺乏针对新议题的专门性国际机制和专业性国际组织，例如，在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目前“明显缺失针对军事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框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和可操作性方案”。[③] 同样，在网络安全治理层面，传统治理机制同样效果不彰，“联合国网络安全治理进程面临激烈的制度竞争和规范冲突。”[④] 而且由于“联合国决议本身的约束性和履约度较低”，且“联合国机制中的治理议题范围狭窄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无法对网络安全议题开展广泛讨论”，从而导致“联合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权威性面临挑战”。[⑤] 很显然，在这些新兴议题领域缺乏有力的国际多边机制，不利于维护多极化进程中的全球稳定。为此，新型大国、中小国家应该联合起来，针对不断涌现的新议题展开新型国际制度设计，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将“真正的多边主义”原则和精神贯彻其中，在新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建构中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

① 《王毅谈中方对安理会改革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4年9月27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409/t20240927_11498595.shtml。

②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就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阐述中方观点》，中国政府网，2022年6月29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6/29/content_5698309.htm。

③ 龙坤、文力浩：《算法战的兴起与军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构建》，《外交评论》，2025年第2期，第89页。

④ 张蛟龙：《联合国与全球网络安全治理》，《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6期，第98页。

⑤ 鲁传颖：《全球网络安全形势与网络安全治理的路径》，《当代世界》，2022年第11期，第49—59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高效而合法的国际制度设计，保障多极化的有序推进。

（三）推动“全球南方”群体持续和均衡性发展

自冷战结束后，正如前文所述，国际体系内权力格局逐渐趋向平衡推动了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其中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是助推大国间权力对比不断走向均势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多极化趋势正在变为现实，但是较之美欧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对多极化的态度更正面、立场更积极。例如，“根据‘慕尼黑安全报告 2025’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多极秩序是否会带来更加和平的世界时，七国集团成员普遍持负面态度；相比之下，金砖国家中的多数人认为多极化是通往更公平、公正、和平的世界的途径。”[①] 故而，“全球南方”群体是推动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国际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撑因素。不过，受美西方的分化、大国战略竞争的负面影响以及全球化减速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全球南方”的发展动能减弱，集团内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分化较为严重，发展任务艰巨复杂。例如，“2023 年世界银行研究认为，受利率上升影响，约 60％的低收入经济体债务风险极高或已陷入债务困境。”[②] 而且美西方“通过引发资本外流、加速本币贬值、输入通货膨胀、增大偿债压力等，对‘全球南方’经济发展稳定造成剧烈震荡”。[③] 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全球南方”正在走向分化。“全球南方”内部的分化既“表现为南北鸿沟持续拉大，突出体现在发展鸿沟、技术鸿沟和数字鸿沟三个方面”，也表现为“南方国家在应对各种挑战和危机时呈现更显著的脆弱性”。[④] 为此，国际社会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加强“全球南方”的持续性发展，减少内部的发展不均衡。

首先，从经济上，新兴大国应增加对国际发展的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历史地看，“全球南方”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稳定、可持续的全球发展环境，特别是得益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才、技术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全球南方”曾遭受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滞后发展状态，缺失了追

① 简军波：《列强争霸又将主宰世界？警惕西方帝国主义式的“多极化”叙事》，澎湃网，2025 年 3 月 14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393740。

② 徐德顺、张久琴、于鹏：《“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外资》，2025 年第 1 期，第 27 页。

③ 江瑞平：《“全球南方”：经济定位与战略取向》，《世界知识》，2023 年第 23 期，第 71 页。

④ 杨慧：《“全球南方”的兴起、分化与中国的选择》，《外交评论》，2024 年第 2 期，第 8、10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赶发达国家的有利时机。“20 世纪 70 年代起，由于很多亚非拉国家已实现了民族独立，并且依托联合国等国际机制进一步巩固国家主权，谋求经济发展逐步成为‘全球南方’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优先议题。”[①] 冷战结束后，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全球南方”经济发展进程加速。当前，伴随着全球化遭遇挫折，“全球南方”经济发展受挫、经济增长失速。为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需要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再度起航，并加强国际合作，使之朝着更加开放、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例如，各方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大金砖合作”等发展计划，校正全球化的速度和航向，为新型全球化注入新动能，让“全球南方”继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从而稳固多极化发展的重要权力支柱。

其次，从政治上，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进一步增强“全球南方”的政治影响力。虽然近些年来“全球南方”日渐成为国际体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向前，更加广泛地参与全球多边合作机制。”[②] 但是受内部差异巨大、美西方的胁迫利诱、部分南方国家争夺领导权等不利因素冲击，“全球南方”内部团结性尚需进一步加强，推动世界走向平等有序多极化的能力不足、意愿不强。例如，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各国发动的无差别关税战破坏了“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③]“全球南方”群体受害最深、损失最为惨重，但是少数“全球南方”国家不但将其视为取代中国供应链的良机，还第一时间屈服求和，错失了联合自强、反击霸权国单边霸凌行为的机会窗口，让外界对“全球南方”推进多极化的意愿和能力打下问号。为了加强内部协调与沟通，提升“全球南方”国际合作的能力，需要加强内部联合，“建设新型区域合作平台”和“参与制定新兴领域规则”。[④] 为此，一方面，“全球南方”群体可以继续拓展在联合国系统、77 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传统南南合作多边机制中的外交协调和国际合作，并探索一些新的机制创新路径如参与“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77 国集团和中国”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南方”

① 徐秀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与世界大变局演进方向》，《太平洋学报》，2025 年第 1 期，第 2—3 页。

② 《国际观察丨聚合力、谋共赢——“全球南方”成为经济全球化中坚力量》，人民网，2024 年 12 月 29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4/1229/c1002-40391670.html。

③ 周秭沫：《困局与未来：特朗普关税和全球贸易规则》，证券时报网，2025 年 4 月 29 日，https://stcn.com/article/detail/1734459.html。

④ 徐德顺、张久琴、于鹏：《“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第 27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大金砖合作”机制、“上合组织＋”新平台等主要由“全球南方”成员单独或联合发起的新型国际合作机制。特别要重视的一点是，各国尤其要发挥“金砖＋”机制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开展新型南南合作的重要作用。由中国发起的“金砖＋”机制“进一步调动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性，从而客观上为推动新时代南南合作带来了历史机遇”。[①] 通过加强政治联合，弥合内部分歧，凝聚集体共识，“全球南方”可以在经贸合作、地区普遍安全、热点问题解决等方面提升自己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从而成为推动平等有序多极化稳步向前发展的关键性国际力量。

结　　语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国际体系内部权力转移进程加速，特别是霸权国实力衰退引发战略收缩，大国间关系处于不断调适和变动之中，大国间竞争加剧。昔日的霸权国为了维护一己之私利，不惜大肆破坏既有的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单极霸权秩序从内部和源头开始出现巨大的危机。旧秩序的式微让全球各国普遍意识到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但是由于曾经的单一权力和权威中心开始发生多层次的转移，国际社会也在担心多极化能否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大局。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适时提出了国际社会应该努力构建平等有序多极化的国际秩序新愿景，强调构建一个各国平等相待、普遍安全和均衡发展的新秩序。

平等有序多极化是一种体系性的国际秩序构想，具备发展成为未来新型国际秩序蓝图的基础条件。整体而言，正在发展中的各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权力均势是平等有序多极化秩序构想的权力基础，大国间权力流散的均衡性确保了未来这一多极化秩序具备一定的平等性。新秩序构想也高度重视发挥以联合国系统为核心的国际多边制度体系的制度保障功能，而贯彻“真正的多边主义”精神则确保平等有序多极化既能维护广大中小国家的合

① 林宏宇、张行：《“金砖＋”机制推动发展中国家新型南南合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3 年 8 月 30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n1/2023/0830/c40531-40066640.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法利益，也能增强国际制度对大国的约束力，提升未来秩序构想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此外，平等有序多极化新秩序要想长期维系，需要贯彻“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的新理念。只有在国际社会形成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国际事务的新规范共识，才能超越长期存在的敌我对立的思维窠臼，妥善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与争端，实现共同利益。最后，平等有序多极化作为一种世界秩序构想，需要以“世界”作为一个基本思考单元来考察其治理机制问题，为此，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作为平等有序多极化构想的全球治理机制，通过超越民族国家视角来思考当前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提出各国普遍接受的全球治理路径。

概言之，倡导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这一国际秩序新愿景，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趋势，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变革和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确定性。作为“全球南方”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命运始终与世界格局演变和全球发展态势息息相关。中国在坚定把握自身发展进步节奏的同时，也将同“全球南方”成员和世界各国一道顺应多极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努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发展、推动“三大全球倡议”落到实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从而为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自身独特的力量。

（责任编辑：吴文成）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Providing Certainty for the World: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Vision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WANG Qiuyi

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ith significant shif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escalating geopolitical conflicts, deceler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and mounting challeng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se changes have notably increased uncertainties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volatile world, the declining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evolving trend toward multipolarity, the vision of an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emerged. In this new vision, equality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while orderliness serves as the guarantee. This new vision of an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order is built on a balance of power among multiple poles, institutionalized through "true multilateralism", supported by the principles of consensus-building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advanced through the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aims to provide certainty for global development.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this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order will remain in its formative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facing a series of formidable challenges. To address thes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eds to resolutely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state sovereignty,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solidate the UN-centered multilateral system, faithfully implement the spirit and principles of "true multilateralism", and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uth. Only through these measures c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ffectively resist and counter the hegemonic, domineering, and bullying acts of a few major powers, steadily advance the vision of an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order, and thereby safeguard and exp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humanity.

Key words: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der, multilateralism,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South,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